

東  
南  
紀  
事

東南紀事卷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校刊

魯王以海

魯王以海太祖十世孫父壽鏞以崇禎十五年大兵破兗州死焉十七年二月王嗣位尋京師陷南奔順治二年乙酉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及鄭遵謙等兵起議推戴而入浙五王惟王最賢乃選遣元老前兵部尙書張國維迎王於台八月至紹興卽監國位以分守署爲行在臣民稱國主詔稱令制稱勅羣臣勸進王固不許曰夷大難須

命世神聖俟拜孝陵擇宗賢中外翕然有中興誼辟之望焉時浙東畫錢塘江而守號令所行不出八郡乃議列屯以朱大典鎮上游金華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甌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日尋食鳴鼓放舟登岸搏戰復柁還戍率以爲常議分饗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饗方王謂之正兵食正饗正饗田賦所出義餉勸輸無名之征實無饗也戶部主事董守諭請一切正供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饗所謂義饗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

郡寧波給王之仁金華歸朱大典五府歸方國安方王不  
可計浙東田賦六十餘萬悉給方王義師聽自措饗正供  
不及焉署官爵國維大典宋之普俱東閣大學士國維賜  
尙方劍督師江上汝霖嘉績肅樂右僉都御史並加督師  
然實無權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李自春戶部尙  
書王思任禮部尙書余煌兵部尙書張天郁工部尙書陳  
函輝吏部右侍郎封國安鎮東侯之仁武寧侯衢州守將  
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將軍議謚號上皇太子曰悼  
皇帝福王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閔王未幾起方逢年爲東

閣大學士宋之普罷是月國維復富陽金堡姚志卓起兵復餘杭餘杭尋陷堡渡江來歸國維命志卓守分水又復於潛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喬司士卒略盡乃還王雖謙仁少威斷初立之日張國維首疏參馬士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與阮大鍼俱匿方國安營中陰敗國事不能執而誅之以此賞罰盡失士氣衰沮而文臣建義者多不知兵鄭遵謙唯畜優伶殊無定志義旅烏合市販原設營兵衛軍皆隸方王國安及其子元科尤悍戾日與朱大典構隙擁百練之卒不肯進取杭州士大夫

沿習承平求官乞廕塗巷之內半腰犀玉至有以白石充之時人語曰帶何挺挺白石粼粼其子弟方髻鬣繡衣冠佩傳呼道上又爲之語曰痘兒哥痘兒哥橫街騎馬誰敢何故巡撫田仰來自淮揚與遵謙爭饑譁於朝仰將李士璉拔刀斫遵謙奔殿上呼救我太監客鳳儀助仰兵巷鬪遵謙脫歸小廬王遣廷臣解之而已其秋饑浙東大水漂沈民舍越人衣食於舟征調旣煩皆沈舟束手軍人沿門供億搜牢勒輸文武官符票一日數至奸宄乘時報復民始離怨七月七日海鹽陷守將俞元良死之八月參將姜

國臣復入守海盜故總兵汪碩德集兵雙林來告使移札塘棲會唐王卽位福州詔至衆議開讀熊汝霖持不可王意不懌下令返台州人情惶惑張國維星馳入郡上疏福州言逢國大變凡高皇帝子孫民吏當共同心力事成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今遂南拜正朔事勢遠不相及唇亡齒寒悔弗可追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閩使廢然返然是時江楚西蜀兩粵滇黔皆受唐王詔朔獨浙東以監國在先義旗分豎不宜降屈天下多不直魯王後金堡入閩復來上啓力爭以爲更始

稱尊劉續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  
之官續豈甘以賢讓不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  
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  
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今上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  
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戾必至  
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  
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  
時自啓闕墻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喙以奉  
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今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



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旨法司究問陳函輝密啓請殺堡堡亡奔衢州十月壬辰方國安及

大清兵戰於江張國維引步軍繼進追北至草橋門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乃收兵

大清兵營木城沿江以拒南師徽州陷上江告急是月遣使招杭州義旅陳萬良姚志卓復餘杭十一月王出郡城臨江勞軍晉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寧國公賞倡義者特封鄭遵謙義興伯劉穆威北伯熊汝霖孫嘉績晉兵部右侍郎

諸營皆受國安節制十二月還郡城頒明年營元年大統  
歷鑄大明通寶

大清順治二年丙戌春正月朔魯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尙書柯

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損手書報王言朕無子王爲  
太姪和衷協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東浙職  
官均列朝籍轉饜十萬犒師王意終不慊發勅封鄭芝龍  
兄弟爲公於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裴兆錦林必達斬陳謙  
浙閩竟成水火二月叛將張國柱劫定海總兵王鳴謙入  
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紹興戒嚴進國柱勝北將

軍始返定海總兵陳梧敗於嘉興航海掠餘姚知餘姚主事王正中擊斬之三月朔鄭遵謙王之仁退

大清兵於江中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南軍稍振會福州詔使陸清源至江分饗不平兵譁馬士英峻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是月威宗大祥王率羣臣朝堂哭臨軍民縞素王正中率兵渡海鹽復澈浦城五月方國安叛劫王南奔

大清兵遂渡江兵部尙書余煌寧國公王之仁兵部侍郎陳函輝太僕少卿陳潛夫皆死之時南軍久屯江上無功氣勢

日蹙而

大清貝勒統大軍至各營西望心碎是月廿七日江涸北人試馬用大礮擊南營碎方國安軍竈國安遽遑擾曰天奪吾食夜拔營趨郡劫王南走侍御狼狽是日學使者方坐試院較諸生倉卒擲筆研竄軍人騰藉流踣於道詰旦江上諸軍聞報俱潰孫嘉績熊汝霖鄭遵謙錢肅樂劉穆各引所部兵入海越三日

大清兵始渡江余煌開郡城九門縱軍民出自正衣冠赴水死前後死節甚衆六月二日

大清兵入紹興張國維慟哭曰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乃收散卒追扈及王黃石岩國安斷所過橋用馬士英計將執王以降會守者病王得脫自江門入海命保定伯毛有倫扈世子張妃由定海出爲張國柱所劫去國維歸死義烏國安士英及阮大鍼方逢年皆詣

大清軍降已皆斬於延平

大清攻克金華衢州朱大典張鵬翼死之是時黃斌卿在舟山兵食殷足石浦守將張名振奉王往投之不納王舟泊外洋福州旣破永勝伯鄭彩亡入海以舟師迎王十月丁酉

發舟山如廈門鄭芝龍使彩執王獻貝勒彩以南夷貌類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謂其人曰事急則縊死以示之會芝龍去乃已朱成功兵起仍奉隆武年號大會廈門王於是改次長垣以明年爲監國魯二年海上遂有二朔其冬桂王卽位肇慶尋奔廣西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魯王在山盤以熊汝霖爲相晉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崔芝平北伯阮進蕩北伯崔芝復海口鎮東二月朔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

大清兵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  
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四月海口陷守將林籬舞趙牧死  
周崔芝退保火燒寨六月攻漳州七月王親征次長垣會  
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鄖西王起兵復  
建寧八月王克連江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原知縣  
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  
林正亨戶部尙書錢肅樂兵部尙書沈宸荃工部尙書余  
颺左都御史劉沂春左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使林崑吏  
科給事中黃岳吏部郎中初唐王隆武時大學士劉中藻

以忤鄭氏去吏部主事林奎解官募兵得千人阻於鄭氏鬱鬱失志散兵入山制棺一具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兵部侍郎林汝嘉亦隱居聞王至皆起兵中藻攻福寧州守將涂登華以城降塗汝嘉合軍攻福清塗陣沒汝嘉不屈死是歲卽桂王永曆始年也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魯王舟次琅琦有傳言唐王未死或云在五指山爲僧議遣使訪迎又議爲思宗發喪同安伯揚耿及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

大清守道彭遇巖使守將出戰而登陴立明幟以城降



大清將金聲桓部將郭天才來歸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  
侯鄭遵謙於琅琦晉錢肅樂東閣大學士自王入闕先後  
降克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皆不能守於是給事中林岫  
守道湯棻死興化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莆田給  
事中鄭正畿御史林逢經死永福御史王恩及死長樂守  
將王祁死建寧王穆次沙埕餘姚人王翊起兵四明遙奉  
魯王年號破上虞前翰林學士張煌言聚兵平岡以應之  
御史馮京第如日本乞師冬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  
沂春爲東閣大學士十一月王舟退壺江錢肅樂以憂卒

是年

大清將金聲桓李成棟以江西廣東來歸桂王復至肇慶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魯王舟次玉環山張名振白石浦來朝三月王翊猷奉化退

大清兵於河泊

大清兵圍劉中藻於福安中藻食盡不得出戰爲文自祭吞金死城陷部將董世尙等數百人皆死之聞地盡陷浙遺臣南來者多爲鄭彩所害彩亦帥麾下棄去張名振阮進迎王還浙次於南田秋七月壬戌至健跳從者大學士宸荃

沂春禮部尙書吳鍾鏞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職方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旦朝於水殿鐘鏞如立治朝所至試秀士入學率以見王襴衫巾條拜起秩秩觀者感嘆鹿頸屯師王朝先來覲封平西伯壬午

大清兵圍健跳阮進拒卻之九月命名振進朝先會師討斬黃斌卿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爲行在建太廟府東進張肯堂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遣阮美如日本乞師是年李成棟金聲桓何騰蛟皆敗

大清盡取湖南江西朱成功使陳士京朝肇慶閩海始用桂王

年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朔魯王在舟山謁太廟淚下謂輔臣張肯堂等曰昔高帝起布衣建業先帝憂勤淪陷閔子小子播遷無地不能保浙東數郡以延廟食是以痛心諸臣皆泣頓首待罪二月王朔來朝除兵部左侍郎夏張煌言來朝督兵都尙書留備侍從八月朔復新昌拔辭山

大清兵分道入四明朔避入海馮京第遇害九月張名振襲殺王朝先并其兵是年鄭彩爲朱成功所敗具表請援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彩餘衆破之彩還走廈門歸成功冬十

一月

大清兵陷桂林廣州桂王奔南寧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魯王在舟山秋王翊濱於四明

大清將陳錦合軍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兵部尙書張煌言奉王先出奔閩海蕩胡伯阮進迎戰於海門死之裨將金允彥縋城降櫜其子傳示四門

大清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戰艦馘十餘人縱歸  
大清師將退八月丙寅天大霧

大清師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各

揚以精兵數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大軍千餘人九月丙子城破官眷投井死指揮李向榮朱起元等猶率兵民巷戰

大清師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舟山而三耳如兩京易取也禮部尙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毅然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大學士張肯堂爲高座文廟廡下命僕舉火肯堂闔室自經執吏部侍郎朱永祐令薙髮曰吾髮可薙寧俟今日斫其肩死兵部尙書李向中居艱廬墓購得衰經翔武就溪流受刃餘死者通政

鄭遵儉兵科董志寧郎中朱養時主事林瑛江用楫董玄  
朱萬年李開國顧珍顧宗堯楊鼎臣中書蘇兆人工部所  
正戴仲明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  
楫諸生林世英暨婦女廝僕或刎或投水火死節之盛爲  
中土所未有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風失大學士沈  
宸荃進次崑頭朱成功自廈門來謁稱主上自稱罪臣從  
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處之泊如成功故不奉王送金門  
千戶所月節進銀米致牋移名振屯崑頭煌言屯鷺門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魯王在金門成功使名振總師北行

逼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將卒皆哭進至崇明沙登金山  
大清江南北戒嚴是年桂王至安龍西蠻王李定國克桂林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魯王在金門始自去監國號冬名振  
復及煌言北行敗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殺傷頗衆其年  
鄭彩死於廈門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門名振再入鎮江抵儀真  
還逼吳淞關遣使致啟獻捷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魯王在金門有敕使自安龍來命  
王監國冬成功遣阮駿陳六御圍舟山



大清將巴臣興舉城降定西侯張名振薨是時成功以計力并諸鎮緩於攻取有自主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饑寒出無輿導至以名刺投謁賓舊張煌言徐孚遠避形疑不敢入朝王寄食鄭氏如家人而已至名振遇毒王聞垂淚幾廢寢膳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魯王在金門桂王如滇都六月大清兵圖滷洲成功令平其城至南門得湯信公和埋碑載成毀年月日八月舟山復陷阮駿陳六御死之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月魯王在南灣孫可望反貴州降

大清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魯王在南灣滇都使者道安南來  
廈門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孚遠隨使  
入覲不至自廣東降

大清是年

大清吳三桂入四川別將入貴州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成功遷魯王於澎湖桂王出奔緬

大清盡取雲南地夏六月成功北舉克鎮江圍南京張煌言先  
驅抵蕪湖徽寧池太諸郡皆下秋

東南紀事

卷二

左都武徐氏刊

大清將梁化鳳襲破海師煌言亡歸台州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魯王自澎湖抵金門先是成功潰歸問降者曰南京何以不降曰不聞說起明皇帝故不降耳乃迎魯王歸金門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魯王在金門會

大清遷界島上饜絕成功取臺灣宗藩從徙家焉冬桂王被執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錦嗣稱招討大將軍部曲攜畔多出降

大清者張煌言移壁沙埕三啓致金門略言去冬緬甸內變致

宗室職官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王李定國入  
洞邸鞏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追  
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  
愍臣以爲延平藩王必當速定大計以伸大義而至今寂  
寂道路遙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傍徨恐窮島孤  
軍難與相守卽今浙閩廣各有招撫二人解散海上若不  
先事豫圖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  
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獨念主上旅羈島嶼與閩海存亡相  
倚萬一變生肘腋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顧力微既不

敢輕爲迎駕，又不敢輒行。趨扈計惟在閩，勦鎮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羅，以資擁衛。然後速正大號，傳檄省直。刻期出師，雖強弱懸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興滅繼絕，端在主上詔書一道。惟主上密與寧靖王及諸大臣謀之。王覽啟悲慟，是秋復遣御史陳脩齋，敕至煌言營。

康熙二年癸卯秋

大清大舉攻金門、廈門。鄭錦戰不利，退守銅山。十一月廿三日，王姐於金門東葬臺灣張煌言，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穆王駕駿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鵠而猶在，莫慰餘思海外。

聞而哀之十二月金門廈門皆破明年甲辰煌言亦被執死杭州又十年癸亥

大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寧靖王術桂死之魯世子及宗室皆北遷分屯田河南

論曰野錄稱何吾驕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問同知李世輔曰君閩人也閩遂興乎曰可也來兵雖勁皆遼土燕齊人及左良玉劉澤清降卒耳何遽不相勝乎曰然則東晉南宋乎曰未也東晉自永嘉後諸國相吞百年未定王導謝安乘其閒暇賓禮賢士修安和寬簡之政卒亦不能駕

賀循紀瞻輩與劉石爭雄長今豈能爲東晉之閒暇南宋  
有韓岳諸將百戰守禦宗李趙張彌縫補苴故金人屈就  
和議宋以苟安今跼蹐閩中駕馭不遠欲爲南宋豈易言  
哉曰然則駐虔乎曰其次也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漢高  
不據關中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鄱陽豈能驅元以備亮之  
才退保益州終不能越祁山寸武況八閩澤國無瞿劍之  
險乎曰魯藩逼近金衢將爲梗乎曰是所爲中興之藉也  
恨岷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兵勢有分合彼合亦利合  
彼分亦利分今聞全力取山陝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

而禦之使諸藩人自爲戰疆自爲守卽令爲錢鏐爲賈融亦僅爲聖主驅除難耳漢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會乃從張良計捐齊與信捐梁與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業也今舉朝不惟薪膽仇讐而聚謀蝸角兄弟是倒施也後禍敗竟如其言魯王才望遠遜唐王而孤軍扼守錢江南蔽閩廣亦訖一載其後桂王聲教不及東南賴窮島揚帆猶繫江南義士之氣故特進而記之

東南紀事卷二



東南紀事卷二

餘姚邵廷采采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刊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學窮微極博天啟壬戌成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展書必跪膝行數武道周獨謂膝行非禮平步進監侍駭愕魏忠賢連日攝之不動歸讀書白鹿洞躬執薪爨天下士大夫高推之威宗卽位起原官崇禎庚午主浙江鄉試遷右中允會大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事下獄史堃等必欲殺之主之者周

延儒廷臣無敢訟寃者道周上疏曰秦漢而下宰相有犯  
坐請室不過數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  
今纍輔所坐爲罪督攀援耳昔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  
錦衣辭曰身未臨疆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  
臣疑其言不忠由今而觀實爲先見漢武帝決意空幕南  
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一旦破法而戮劉屈氂世宗決意  
棄河套心疑開隙撓修立之事一旦破法而誅夏言此二  
子者皆生值明時無故身伏斧鑕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  
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牆之見者

獨斷然快意於一臬輔臬輔既無斂棊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極以來輔臣坐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動延儒意亦釋鵠錫竟得出戍定海衛五年孔有德反登州連陷州縣而溫體仁當國專輔上以法律益爲廉謹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數故以易諫言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始春

秋元年己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爲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開承之始曾未四年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往者敵去遵承已六七日而叙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爲

不犯秋毫凡小人見事智恆短於事前言恆長於事後不  
救凌城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謂島民必不可用昔  
有夏肩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丘明非之臣以爲正功之  
道在乎定命亂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卽無寇賊亦足  
以致亂小人不用卽有外憂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學一以  
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  
之材具服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樹威威愈殫  
亦反申商歸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  
凡十一年餘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

傳旨明切更奏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  
庚午以來爲邊疆之案以陷君子爲科場之案以尋私怨  
其緒餘爲參罰催科在宋人一看詳條例之司諸臣倚之  
當匡襄之務宋儒言邊帥之才當於廉幹有識中求之又  
云直言敢諫之士卽杖節死義之臣萬曆末年如鄒元標  
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摺  
紳有器識者舉網投弮知其爲小人又以小人矯之知其  
爲君子又以小人參之天下事尙安望有成功哉因論馬  
如蛟毛羽健任贊化等被譴而薦惠世揚李邦華梁廷棟

可大用末云昔蘇軾臨行求陛辭不得上書言極泰之世  
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雖乞枯骸  
猶荷明問死且不朽坐削籍出都爲衛士凌辱作重生詩  
至杭州諸生築大滌書院於餘杭之洞霄宮從講學焉歸  
廬墓者三年以原官召遷左中允時五日內繫兩尚書道  
周上書請慎喜怒以回天再應詔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  
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者聖人設爲禮樂  
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  
縲紲纓釐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鑿竿裂帛

起於小人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  
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膺重  
寄七八載罔效尙擁權藉自若者天下巖險無賴之徒羣  
聚京師搢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  
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  
旋聞且以人心時事如此輔臣雖甚清且強寧保天下無  
一蹶芻齒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頗迂而言醇  
行清可任講幄累陞左春坊左諭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讀  
學士修玉牒充經筵日講官十一年二月上御經筵畢召



道周及詹事顧錫疇庶子黃景昉編修楊廷麟等二十餘人前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道周對今人才遠不如古矧屢經摧折如樹木然須養之數十年方得其用世宗皇帝時臣下救過不給然或朝行譴逐暮卽追還上感動已復班更召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曩來督撫未揆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饟不足其實新舊饟約千二百萬可供四十萬師今寧錫三協僅十六萬不須別求增饟至撫賊之法令斬捕自贖使望風解還收其衆分隸諸將以實塞下倘令自擇散地一人

鄖陽山中終爲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能行後張獻忠反穀城卒如道周言楊嗣昌爲本兵主棄義州致寧錦孤危且引漢和親宋納幣稱爲樂天而援孟子善戰服上刑傅會其說嗾遼撫方一藻奏言北朝鐵騎十萬并三十六家之衆十餘萬西并插部及順義又十萬八城之衆不過六七萬人何以禦之請如俺答故事行款撤兵中原討流寇已遣醫者周元忠前往諭其就撫皆受成中樞與宣督盧象昇密商幸上獨斷道周聞之頓足曰果爾不爲趙氏續乎乃上言俺答之事與今日不同俺答據有河套六七

十年故漢匈奴河南地非若遼東衣冠之國在我版章一也河套架阻形勢窪曲距三輔四千里必蹂秦晉以寇宣雲非如遼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誘我降人如趙全輩不過教以擾邊盜馬今諸叛將獷卒無賴者視取全遼若寄動引契丹蒙古爲雅談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制於胡婦老且倦其令東人狂穉初無撫意我又未得其要領四也答與吉囊其爲雄長恐已死囊并其衆欲及生時借名封以襲諸部收諸邊撫賞之利非若東人盡吞屬國西取順義東取朝鮮桀驁盤踞五也答受撫雖不出套

其王庭猶在漠北時射獵賀蘭青海之外東人必不肯棄  
遼瀋舍固鐵還徙建州與魚皮諸夷爲鄰六也答旣受金  
印七十年稱外藩一旦爲東人所乘席卷其地我邊臣若  
罔聞知無由復倭東封使還順義七也我雖不築東勝答  
亦不犯慶延受降兩城東西自若東人卽畫柔河中分首  
山之道而神京左臂猶未安復八也答卽據套不能斷我  
屬夷東人旣割遼左必不肯吐諸驛還我朝鮮九也答馬  
市在陽和天城卽東犯紫荊尙六七百里東人馬市若在  
張家不百里至宣鎮不二百里踰隆慶媯川迫我居庸且

又紆道非其所樂必尋遼西舊市屯踞靈錦間以蠶食小  
城窺我左協十也歎必不可成卽幸而獲成靈錦遵薊宣  
大之師何處可撤不悔罪臣貢不可撤不卻地還巢不可  
撤不北盡威遠清揚南盡潁陽寬莫不可撤不盡東諸部  
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還我順義金印名王之封不可  
撤不盡捉東江諸島孔耿尙沈四酋以謝登萊靖旅順不  
可撤中原叛帥江南流人未還成籍得出入狡獪其間不  
可撤馬市數徙出撫順又出廣寧求宣口又求中協故例  
可循而邊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猶在蛇豕無懲德明之外

別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誅京觀屢築而安樂自在之民未還冠帶詩書之舊飄搖風雨其來無方此乘塞關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於契丹嚙蹙之餘不二十五年而爭盟欣然封禪我太祖太宗光還日月誰敢爲不潔之談穆宗不動一旅而收順義神祖不憚大師以復朝鮮之宇今西喪卜部東陷朝鮮中外諸臣恬不爲意臣非謂窻錦六七萬便可犁建州彼旣據瀋陽西面攻略必渡空河出臨潢之外北歷興寧千七百里始至宣口卽中折而回三協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從錦義至

靜寧堡彼所必經一二百里距瀋陽五六百里耳靜以觀其彙逸以待其歸彼之有虞於寧錦猶寧錦之有虞於彼也彼兵雖盛散於各部不能長聚六七萬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衆馳千七百里何必有餘我以天下之力應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邊臣之意以久戍之卒當猝至之敵無衆不摧不如以不戰之飽與彼以有生之安與我是不言歎而歎已久猶恐以一朝之戰敗其終年之歎思以其不歎之歎文其不戰之戰光考在御旬日間發帑二十餘萬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簡終之但請立爲搗虛斷後之令

敵以數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千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敵以十餘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萬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又爲之令曰敵以萬騎出千里歸我不能以二萬騎邀其輜重者誅無赦如此彼必不敢遠出必憤而與我持於堅城之下我始得斂兵專以老之撓之設奇以致之多方以誤之以八九萬人全力與遵薊相倚角卽錦義之間固已可伏而答其背矣今聽敵入平今日日出宣府明日日出大同今日日駐馬肺山明日日駐青欄口經春涉夏逍遙不歸絕不聞遣一卒擾其虎



穴又烏用是遼撫爲者遼撫旣無成謀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錦帥歎事成則逃旨旦夕之間貽釁三年之後不成則謂外有王田之智內無高張之忠委過朝端安受禍敗昔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然遇藩鎮大事皆咨策杜黃裳謀於李絳詢於裴洎納諫於白居易後乃委心於裴度方今上天告災星象示儆宜以實示羣情無以文稽衆論惟陛下發樞臣前後諸疏衆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議雖不行心銜道周會象昇以憂求解任嗣昌意在陳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先是嗣昌奪情道周三具

疏以遂事中止至是聞會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觀古今治跡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義不敢改至於事窮勢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况岳飛皆累乞終制我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葉以邊圉事殷特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博且禫矣又以夙慝移近雲中萬達以尙書降左侍郎棲遲不數日墨衣

視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天啓季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覲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排讎復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豸狗李定不丁繼母憂末世共指爲梟獍臣前三月在經筵見楊嗣昌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權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陛下聖德孝治天下小遇災眚輒減膳撤縣素服避殿以厲羣臣所以然者陛

下爲天之子三辰不輯天有違行猶之父母溫清不安人子爲之不櫛不沐廢寢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復所以教孝也今督臣盧象昇父殞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喪而羣臣動推濶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不去也是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陵次輝氣違和尙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飛揚暗咤彼此相煽以玷聖明仁孝之治于天地綱

紀之常是不宜使四方聞見也嗣昌張綱溢地之談歛市  
樂天之說才智略見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猶狼  
狽依肩無益負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責及會  
推竟以新甲上道周又疏言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  
其丁艱猶未終制也古儒臣專闕能任弘鉅垂竹帛者率  
皆本道德敦行義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二代而下如  
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輩  
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其所成就猶未造古吉甫張仲之  
流今聖主焦勞邊境十年於茲負氣敢諫諸臣半棄不錄

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俸非常之功微不世之業  
寧可得乎比寧錦邊遠東人曾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  
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中樞且欲以義州馬市權界欸  
邊中外譁張幾易鹿馬之形盡假叢神之意空破非常之  
格以授不祥之人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  
戰誠使禮樂修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  
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  
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雖孱  
懦然自二十歲躬耕胼胝手足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

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履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  
婢僕之累所集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楯均爲報恩  
天下果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至使被棘負塗者  
祓不祥以結皇化哉方今災感漸次箕尾是爲燕分九十  
月交當南斗口雖有道儒者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所  
誠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束裝度須百日比其載道已  
垂半載象昇空以熒熒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  
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懌九月御平臺召對  
謂道周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賴以講臣之力啓沃朕

心少知天理人欲兩端夫無所爲而爲之曰天理有所爲而爲之曰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對曰天人義利之辨臣嘗聞之矣臣以綱常名教爲心不以功名爵祿爲心自信無所爲也上曰朝推新甲爾疏及至何也對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參疏夙具適相會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於際會何也對曰臣同鄉御史臣蘭友給事中臣楷已有章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綱常封疆大計若終不言後將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



德也小廉曲謹非清也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講所云子思  
一生以誠明爲本是也云誠出於清仁生於誠非也對曰  
曲能有誠此誠出於清之說也孝弟爲仁之本此誠生仁  
之說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萬物不孝不弟本實  
撥矣禮義廉恥盡矣何事之能成嗣昌進曰道周責臣奪  
情起復是也其謂臣營推營復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艱  
又遭繼母之憂臣不生於空桑豈不知有父母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古者列國之君臣尙可去彼適此今則一統之  
君臣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臣於君臣尤重

於父子況臣乞終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撫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復晏然倉皇奔命行至保定猶乞終喪引成化間修撰羅倫事意謂今詞臣中必有博通古義親切論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聽叱入京聞道周品行學術士類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稱不如鄭鄭臣乃太息而絕望也古人有言禽獸知母不知父鄭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鄭未知道周之於綱常何如也上曰卿爲卿父屢疏昭然數年在外並不攜家人墨衰視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鄭鄭朕正欲詰之嗣

昌曰臣以綱常名教所關不容不辨道周實清介人望所歸乞罷臣放還歸田里上溫慰之且斥道周邪說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與嗣昌爭論於上前非體也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對君有體狂詈何也道周曰臣疏中惟猥狗梟獍兩語不無過激然遭遇聖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難也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國家之禮義廉恥假以臣爲一人之私緘默取富貴可矣上曰爾借題汙詆大臣別有所爲耳道周曰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則無

不可言者臣受論思之職與嗣昌比肩當言而言不得云  
詆毀大臣讀書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君親告妻子  
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作墓畚插皆臣  
自操故奪情之事所不忍見上曰爾如是云不如鄭鄭何  
也道周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  
不如宰子臣謂文章不如鄭鄭上曰鄭自絕人倫許曦小  
臣猶知公論爾曾曦之不知道周曰宋人惡李定不持母  
服擬賜孝子徐積粟帛以諷之臣奉彈嗣昌則非救鄭矣  
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徒以言僞而辨行堅而僻記醜而

博順非而澤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此者道周曰少  
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爾操守雖屢進屢退  
終欲用爾不圖偏矯恣肆乃至於此念以講官姑寬爾因  
令之去道周猶不起有所陳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經也  
臣拜命權也惟上優容之已出上止諸臣論之曰今者內  
寇外邊天妖地震朕不能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宣德化  
芟禍亂所賴諸臣匡朕不逮而乃黨同伐異沮撓朝廷用  
人之權是外寇易治內寇難除也今有仍前軫者立寘重  
典明日謫江西布政司都事道周既謫而名愈重天下稱

直諫者必曰黃石齋十三年福建巡撫解學龍薦閩中人  
才以道周爲冠上大怒緹騎逮學龍及道周詣北寺對簿  
是日黃霧四塞日晡無光各杖八十下詔獄入白雲庫獄  
卒曰此周順昌周宗建畢命所也視北鎮撫司事滕胤玉  
給藉草餽橐饋作重生生詩監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  
二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慙而志  
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  
陛下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斥至欲殺而  
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陛下欲

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戶部主事葉廷秀亦疏救便  
下獄廷杖初上命天下其表孝經并小學頒行道周於庫  
中作聖世頌孝經頌頌曰粵稽天德厥貴恒性於皇師天  
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惟天德餘姚  
孫嘉績亦繫白雲從受易道周刑部尙書劉澤深擬瘴戍  
再奏不允澤深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  
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  
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  
之失而有建言蒙謬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

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  
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既而斥之烏有所  
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  
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  
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戊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詔獄  
積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重生詩學龍廷秀仲吉亦戊  
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諸生迎至大滌析鴟鹿疑義示三易  
指歸詩禮樂春秋及樂律論儒派八月荷芟入楚未至上  
議起廢錮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前少詹事臣道周愚戇



之咎實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  
念德璟旋入閣八月日講上與輔臣從容語及張溥張采  
之爲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負重名周延儒進曰張  
溥黃道周皆有偏惟是讀書博通所以人人情之上默然  
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還果極感聖恩但子方十  
歲得免其永戍量移內地皆出憐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  
璟又言道周在獄時寫有孝經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  
頌聖德黃景昉陳演吳姓合言道周事親孝且情苦極不  
可及延儒言卽其讀書亦尙可用上未答惟微笑而已明

日手勅曩諸先生面奏永成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  
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  
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密議來奏輔臣上言道周向  
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  
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  
德恭睹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  
承萬一因思及道周博雅遂據臆陳伏蒙皇上憐其貧苦  
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  
之恩天地覆載之量道周原職詹事府詹事今既蒙恩赦

用似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又非  
止從道周起見也上報可命卽擬旨輔臣復上言皇上此  
舉衆美俱備從此知學行之足貴信廉吏之可爲所裨於  
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細是日詔復道周少詹事都下臣  
民中外相慶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請假歸里  
以學龍廷秀等尙在戍所席藁請命亦得釋道周旣歸漳  
浦堅臥不出明年甲申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起吏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馬士英當國道周入朝無所  
爲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龍江灣夢高皇帝呼曰

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時左都御史  
劉宗周去國道周祀陵留連紹興臘月三謁宗周固卻不  
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聞之卽行南  
都潰馬士英東奔錢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詈之士英落鞵  
走及浙省降宗周與門人前吏科郤給事中章正宸等謀  
起兵求道周計事不獲悔曰石齋夙有淵思吾初不宜拒  
之太深唐王在位訪故臣於張家玉薦道周王拱手曰得  
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道周來自浙拜大學士兼吏  
部尙書位首輔鄭芝龍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爭之芝龍

不肯出兵道周憤時事不可爲而荷殊絕之知乃自請視  
師經略江西芝龍不與一卒道周親書告身獎語號召得  
百餘人徑進出杉關衆至萬人田夫荷鋤從之曰扁擔兵  
開府廣信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王命家玉出屯金谿  
以爲之援道周遣家玉書曰道周之年不能致遠爲皇上  
爲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爲皇上爲牛或者左右拾遺因  
事靖獻道周其皇上屢難乎時魯王上書福州稱皇叔父  
不稱陛下唐王怒殺其使者陳謙遂積隙道周移書浙東  
大臣張國維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謂東遷以還藉力晉鄭

葵丘而後推德桓文上愛殿下屬於所生勿以降階之間  
爲博達所笑其冬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合故  
門士以書給約內應抵明堂里猝遇

大清將張天祿被執

天祿史可法故將一云道周武關所錄士  
致書言北軍欲附須單騎撫之公方巾儒

服行從者職方福州趙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潔中書平和賴

繼堂龍谿蔡春浴順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宵

見張燈爲魚龍百戲趨營帳念民爲之泣下至南京置函

上門故尙膳監中先後絕粒十餘日作自輓詩書後曰丙

戌就俘以來義在必死未了諸緣無所復憶所憶者爲春

秋表正詩晷正二書未就及未登嵩室陟華嶽之巔耳表  
正爲少時舊書墜婺源明堂想已廢於兵火無復能讀之  
者嘗讀陳無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晷正必須  
吾自草無復能傳其意者如嵩華二嶽先年欲以黃冠丐  
此了願當遣戍辰州乞多千里移去潼關爲林讓菴銓部  
所尼垂老得此坐華嶽卧王屋執筆以事詩春秋雖禮北  
斗受玉虬不爲過矣生平所歷黃山白岳匡廬九華浮丘  
龍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徑山西陵委宛天台雁宕  
羅浮懷玉一十八翁要當一一謝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

風雷楮墨載其精神亦使衆山聞之謂我不薄也又云武夷之姥藥於維桑大滌焦桐爲吾講舍寤寐相繆未之辭焉三月十五日畢命韓四維子偕某殮而瘞之凡八句中賦詩三百十一章自名石齋逸詩曰石齋死後世當傳之以當逸事年六十一贈文明伯立廟福州及漳浦所著有三易洞璣易象正編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經局進呈諸書行業詠業焚草解遼環解齊環榕壇閑業逆流草駢枝集浙闈策問洪範月令助義孝經大傳鄴書大滌函書逸詩行世夫人蔡名玉卿能做道周書嘗集兵萬人號夫



人軍已而饗乏解子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論曰莊烈自信王繼統無腹心股肱之助不動聲色而除  
魏忠賢天下欣然以爲明王復出洎臨御十七載憂勤宵  
旰終用身殉後之論者不欲以亡國之咎訾之然剛而自  
賢莫肯慮下屢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與大  
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劉宗周之進退亦可  
見矣其失天下不可謂已無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  
代之士道周說經議事與匡衡劉向相類而直節則李膺  
范滂之流雖才不及濟亂要亦三百年之元氣所留也嗚

呼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違諫使君臣俱覆以宗社  
爲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

蔣德璟

蔣德璟字八公泉州晉江人進士崇禎中官詹事侍讀學  
士遷禮部右侍郎十四年晉尙書與黃景昉吳姓同爲東  
閣大學士入直德璟明習國典曉練世務立朝持正和而  
近情上甚嚮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採熊開元得罪  
且不測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事徵解上顏改霽宗周  
削籍歸又偕周延儒因日講進言赦前少詹事黃道周復

其官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三輔震恐上罪已求直言科臣光時亨疏陳練饑之害德璟票本謂曩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饑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危及社稷上大不懌召問聚斂小人誰也對卽前戶部尙書李待問乃極言抽練無實空增七百二十萬之饑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辭去國舟及滄津京師陷時論深惜德璟福王時德璟不起唐王在位應召入直位次黃道周下嘗自請行關相機督戰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罷職歸泉州

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懋書行世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直隸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中官福建按察使晉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唐王在鳳陽高牆振飛入見奇其神宇器識深相結好奉私錢周之由是知府張以謹以下視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洵洵鎮將劉澤清高傑欲寄家屬於江南左都御史劉宗周劾之并及振飛已廉知振飛公清尋悔曰參兩鎮過責淮撫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敗振飛東走及其鄉諸生韓雄都等聚

兵大湖不降唐王思舊恩使吳江諸生持勅書訪之勅曰  
麥飯豆粥念久欲報既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入直振飛持  
論有執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期昇爲總督彭遇颺僉都御  
史振飛及曾櫻封還內降上意未釋曰方今多事必循資  
格豈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飛執言臣等無私墮  
遇颺降賊乞憐馬士英爲浙撫搜括激變期昇在太湖奉  
劍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賈官奪女百姓  
不容故爾逃來若大用此二人無乃傷新政乎卒從其諫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馬奔振飛追扈不及縉邵武山寺

曾櫻

曾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知常州府時有詔逮高攀龍攀龍自裁緹騎欲載屍察驗并逮其子回奏無錫知縣吳大朴依阿其間櫻力持不可乃免與李應昇爲同年生借官帑以給官旂之逮應昇者時常民集者數千人欲擊官旂櫻再三曉諭而散崇禎十六年爲登萊防撫

大清兵破萊陽棲霞寧海諸州縣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櫻禦之乃退嘗爲副使分巡興泉道唐王時拜大學士入直櫻忠

欵懇至言語委密處孤主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無疑忤  
上親臣腹心依之鄭芝龍不肯出兵駕往來延建櫻以爲  
此非遲久策失海內望請速幸贛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  
不決而敗櫻至廈門依朱成功辛卯春

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廈門成功還救不及櫻自縊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  
禮兵二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同忠孝伯朱成功大  
守永定關崙兵張安丘華俱聽節制前軍方入建昌境饒

東晉書  
曰告贖後軍聞警輒歸冠見令不行十二疏乞罷不許後  
勅揭重熙佐冠共事冠無心任職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  
勒令歸九月晦汀州破

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秦壘之分水村村人江亭龍  
新執贄縛冠以獻大帥李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  
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  
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成棟載至汀州飲食  
與俱已而成棟入粵東使鎮將李發衛之十一月廿一日  
對局奕罷發閱文書曰公必不順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



早畢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見先人地下初就執日嘆曰負國重恩永慙地下以足三頓地夜半風雨大作頓足處崩塌數十丈其首函寄汀獄或無故動搖數見夢於獄夜嘗有光閃窺濫者祈卜皆奇驗家人傅國楨等負其骸初墓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周之蕃相望閱三年冠子號哭請合身首歸葬舊衣二棄故汀墓旁經年色如新行道指曰相公衣

東南紀事卷三

東南紀事

卷三

重刊徐氏刊